

黑面慶仔

洪醒夫



洪醒夫著

黑面慶仔

爾雅題字：王北岳 爾雅篆印：張恭漁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 封面設計・攝影：覃雲生

黑面慶仔（爾雅叢書之48）

作者：洪醒夫

校對：洪醒夫・郭錫侯

發行人：柯青華

出版・發行：爾雅出版社

臺北郵政三〇一九〇號信箱

台北市廈門街一一三巷一二號之22（國泰永安大廈二樓）

電話：三九三四〇三六

郵政劃撥：一〇四九二五

印刷者：協林印書館

臺北市貴陽街二段二三二巷四號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初版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五號

特價50元（如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更換）

目錄

自序	三
散戲	五
素芬出嫁這日	三三
僵局	五一
神轎	六九
跛脚天助和他的牛	八一
金樹坐在灶坑前	九三
扛	一二五
黑面慶仔	一四五
人鬼遊戲	一七一
吾土	二〇三
洪醒夫寫作年表	二四一

自序

這是我的第一本書，對我個人有比較特殊的意義。在這本小書裏，我把近十年來斷斷續續寫下來的、自己比較喜歡的、臺灣農村裏的幾個小人物或小故事收集在一起，希望或多或少描述一般農民的生活內容，對事物的看法，以及他們刻苦耐勞奮勉不懈的精神。我自小與他們生活在一起，印象深刻，寫作時，他們的影像清晰的浮現出來，所以特別感到溫馨與親切。故事的背景大部份在臺灣光復後的十幾二十年內，那時一般農民的物質生活都比較匱乏，知識水準也比較低，生活壓力很大，再加上許多自古以來就輾轉相傳，他們也固執著去維護的愚昧的觀念在那裏作祟，使他們顯得更加窮困艱難，但他們畢竟誠懇、勇敢、強韌的生存下來，而且一代比一代活得更好，更有希望。

使我非常關心。

這些故事對別人也許沒有什麼，可能也談不上文學價值，對我却另有意義，我用平凡的文字把它寫下來，想寫給我的妻子、兒女，以及以後的子孫看，希望他們不要忘了我們的來處，不管將來過得燦然或者黯然，都不要忘記。

這一次趁出書之便，所有的篇章都得到整修或重寫的機會，因此，收在這裏的，與當初發表時的面貌，都不大一樣；其中變動最大的是「扛」，原先發表時五千多字，現在變成一萬字；其次是「黑面慶仔」與「吾土」，每篇都增加三四千字不等；其餘的篇章或增或刪，都有了改變。但願這些「改變」能使作品讀來更有味道一點。因為，我一直想把它們寫好。

感謝這些年曾經照顧過我的長輩以及朋友，不管識與不識，他們的鼓勵與關愛都使我感到溫暖；同時，也要謝謝我的多年老友——如今亦是吾妻的林碧雲女士，在我最困難最不被諒解的時候，她支持我，在我不太寬裕的現實生活裏，她爲我以及我們的兒子安排了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。此外，我更衷心感激我那不識字的父母，他們身份卑微，却活得乾淨，使我感到心安。

散戲

包大人大喝一聲：「來人呀，將那陳世美帶上來！」

前台一聲應和，胡亂喊起堂威。鑼鼓喧天，鑾轎響了起來。

秀潔扔掉手上半截烟，蹣跚，站起來伸懶腰。她聽出金發伯的聲音裏透着幾分懶散，全沒有了青天大老爺的威嚴，喊堂威的也只是象徵性的乾吼兩聲，便歇住；戲演到這步田地，叫人覺得好笑，也難怪鑼鼓點子全亂了起來！

王朝馬漢在戲台的角落裏招手，該她上戲了，這一番陳世美上了台，便叫那包黑子鋤了，一命嗚呼，連國太也救他不得。這場戲好好演，相當感人的，只怕金發伯早已提不起這個勁了！

她蹬着階梯往戲台上去，走兩步，却回過頭，朝下邊喊：「吉仔，抱抱你妹妹，不要讓她一直哭，你媽媽馬上就下來！」

後台地上鋪着草蓆，四周用帆布圍了一圈。草蓆周圍堆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皮箱木箱。一些戲裝、衣物、道具，還有其他雜物，凌亂的擺得到處都是。

一個約莫兩歲左右的女嬰，躺在蓆子上雜物堆的空隙裏，手脚亂蹬，哭得淒慘。哭聲却早被鑼鼓壓了下去，坐在旁邊的，是六歲剛出頭的吉仔，猴子樣的伸手抓抓身上的這裏那裏，一付煩躁要哭的神色。兩把電風扇攔在草蓆兩邊的箱子上呼呼的吹，却吹得熱風騰騰。吉仔正伸手抓他的背部，這一刻抬起頭，胡亂點兩下，並未動手去抱。他媽媽此刻正跪在包大人面前，連他那八歲的哥哥，十歲的姊姊，都跪在那裏。他們是秦香蓮可憐的子女！

秀潔有些不忍，搖搖頭，轉身一步步上了舞台，鑼鼓稍歇，她聽得背後飾演國太的翠鳳說：「吉仔，你後面那個箱子裏有餅，拿給妹妹吃，你也可以吃兩塊！」

翠鳳年紀輕輕，聲音却粗啞，她剛剛手忙腳亂從戲裝裏掏出豐碩的乳房，塞進孩子的嘴裏。因為馬上要上戲，戲裝懶得脫。她孩子才八個月大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惹人憐愛。翠鳳却是神情木然，兩眼無神，汗珠滴在孩子臉上，也不曉得動手拂拭。秀潔曾經勸她離開，不要再演歌仔戲了，翠鳳嘆氣說：「唉！能賺兩百就賺兩百，日子總要過的！」

陳世美被帶上來，怒氣冲冲站在包大人面前，開口罵道：「包文拯你好大膽，敢對本宮這般無禮，摘了本宮的烏紗帽，脫了本宮的滾龍袍，本宮要在皇上面前奏你一本，看你這小小的開封府尹又怎麼奈何得了本宮！」

包大人喝道：「大膽！自古以來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，你陳世美貪慕榮華富貴，拋妻棄子，詐婚公主於先，又使那韓琪去那山神廟企圖殺你妻子於後，如此不忠不孝不仁不義，萬死不赦，就是皇上在此，我包文拯也照樣辦你！——跪下！」

陳世美兀自不跪，却叫王朝馬漢按了下去。

陳世美被按着跪下，他挨過去，用手臂碰碰跪在一旁的秦香蓮，低聲說：「小的在哭，哭很久了！」

秦香蓮說：「管他去，哭够了自然會停！」

以前不是這樣。剛生下第一個孩子，心肝寶貝那樣疼着，第二個也是，演戲時還要特別請人看管，要離鑼鼓聲遠些，要注意衣物飲食，還規定每隔三兩小時要抱來看一次，有時候抱得晚了，找到空檔，戲裝都來不及脫，就急着去看。那時生活好、演戲收入不惡，尤其像「玉山歌劇

團」這樣有名的戲班子，在村鎮城市都吃香，她這樣特出的當家名旦，自然……

秀潔懶懶散散地對着台詞，她發現金發伯竟然忘詞忘得厲害，有些台詞想必是臨時編造的……「秦香蓮」是「玉玉歌劇團」的招牌戲，都演了十幾年了，怎麼可能忘詞？……她抬頭看到金發伯的神情十分頹喪，看着看着，自己也逐漸焦灼不耐起來。

戲台搭在廟前廣場上，用幾個空的鐵皮油桶搭起基架，鋪幾塊木板做台面，往上再搭佈景閣子，便有個規模。以前這樣搭，現在還是這樣搭，然則樣式一致，氣派却截然不同，往昔「玉山」的亭閣山水，各式活動佈景，可以裝滿整部大卡車，然而畢竟叫人嘆為觀止的，還是戲台的門面，豪華闊氣，五光十彩，就那亭柱裏兩條鮮活的彩龍，怕不有兩丈來高？……秀潔想着那時演戲的神氣，心裏禁不住一陣酸楚，那才真的叫做盛況空前哪！觀眾黑鴉鴉擠了一片，人頭連着人頭，一直泛濫到廟門前，還溢了一些在廟旁的馬路上，吵雜聲，喝彩聲，依稀還在昨日。她扮演各種角色，在高大氣派的戲台上來回走動，彷彿此身就真在那金壁輝煌的宮殿裏哪！

而此刻夕陽照在金發伯木然的老臉上，寂靜而且淒涼，再顯不出往日的威儀了。秀潔飛快地向台前掠了一眼，像被什麼刺痛了一般，趕緊收回視線，低下頭，心裏隱隱作痛。真是一目了然哪！台前只有七八個觀眾，三四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家，攜帶兩個五六歲的娃兒，另外還有兩個穿着制服在廣場上追着打着的學童；就是這樣了，十幾二十人的戲班子，演給老少七八個觀眾看。

十三歲開始學戲，一晃十五年，當初可怎麼也想不到，有朝一日會落到如今這個地步！

秦香蓮的兩個孩子，一個八歲，一個十歲，不耐煩的跪在那裏，一會兒這個動一動，一會兒那個動一動，兩個人不住的東張西望。金發伯看在眼裏，生氣，無可奈何的生氣，却也只能拿眼睛瞪他們。秦香蓮扯扯他們的衣角，兩個才正經了一下，但馬上又心不在焉了。唉！孩子到底是孩子呀！秀潔曾經勸過她：

「阿旺嫂，不要叫孩子演戲了！」

「有什麼辦法？」秦香蓮說：「現在已經沒有人肯讓他的孩子學歌仔戲了！而童角又不能缺，只好他們來湊數，誰叫他們是金發伯的孫子！」

兩個孩子事實上也只是活道具，却真的不能少；金發伯也沒教戲給他們，反正如今生意十分清淡，演戲也只是做做樣子，沒有觀眾，再不時與有什麼真本領了；不像自己當初學戲，每天都要演練，演不好還要挨一頓打。

阿旺嫂當初也是吃盡了苦頭，才造就成的當家名旦。在「玉山」最是輝煌的那些年歲裏，秦香蓮演到悲苦可憐之處，每每能賺人眼淚，她的聲音幽怨柔細圓潤，悠悠遠遠裏却又一波三折，直把人的心提到半空裏，又緩緩壓下去，壓到了底。

後來她嫁給劇團老闆金發伯的大兒子進旺，進旺也學戲，在「七俠五義」裏演展昭，身手敏

捷，還兼幾分清俊秀逸。歌仔戲沒落之後，進旺改行做生意，飲食攤裏湯湯水水的，如今肚子大了，開懷大笑時一身肥肉都會顫抖。

他們這兩個孩子在國民小學唸書，戲團有生意，戲裏需要童角，金發伯就叫他們請假演戲。有一次兩個哭着不肯，說同學知道他們演歌仔戲，都來取笑。

金發伯生氣地罵：「有什麼好笑，伊娘咧，做戲有什麼好笑！我金發做一世人的戲，辛辛苦苦把一大羣兒女養得好漢，這有什麼好笑？你們怕人家笑，就不要去唸書，伊娘咧！」

阿旺嫂一旁聽了，低頭默然無語，她把孩子拉到一邊，哄着說：「聽阿公的話，戲好好做，做完了，阿母帶你們去吃肉丸，也買機關槍給你們玩！」

孩子急急地點頭，可以看出不是爲了肉丸或機關槍，是怕金發伯，他們邊點頭邊用怯怯的眼光偷偷看他們的祖父，秀潔站在稍遠的地方，看到阿旺嫂轉過身去，迅速揩了一下眼角。

包大人猛的站起身來：「來人啊！虎頭鉤伺候！」

聲音剛落，場外另一個宏亮的聲音揚起：

「國太駕到！」

包大人略感驚詫，急急迎了上去。

陳世美面露得意之色。

秀潔暗暗叫苦，這一下實在得意不起來，就連做個得意的表情，也透着淒清。「玉山歌劇團」輝煌的時代，輕易地把「陳世美」演得活靈活現，與阿旺嫂的「秦香蓮」，金發伯的「包文拯」，在戲裏爭春色，鼎足而三，時時好戲連台。陳世美的戲裏，這一段最容易演，那是絕處逢生，又兼狗仗人勢的小人得意之貌；阿發伯說，只了解這一層，就容易入戲，演出來的表情，就叫人看得咬牙切齒，就是成功。當初，每一句台詞，每一個小動作，都經過細心研究設計過，苦苦排練之後，唱腔做工都佳，難怪「玉山」的招牌竄得出來！

飾演國太的翠鳳被人簇擁着出場。戲裝舊了，不過，看那神情舉止，依稀也還有三分樣子。然而，秀潔却只有搖頭嘆氣：這跟「玉山」輝煌時代的國太，氣派上哪有個比例？……

腦子裏又浮起剛才翠鳳餵孩子吃奶的情景，那孩子一路哭，做母親的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急忙忙的掏，千重山萬重水，越急越不濟事，看得秀潔覺得格外煩熱，却只是苦笑！

其實，歌仔戲自有歌仔戲的生命，金發伯說，我們的不景氣只是暫時的，不久就會很好。伊娘咧，他說，那些「新劇」，流行歌，搖來搖去，愛來愛去，都是現世，無恥！他很憤慨；歌仔戲都是有憑有據的，教人忠孝節義，有什麼不好？過一段時間，所有的人都會反悔，都會回頭來

看歌仔戲，不要灰心，我們會有希望！

然而，那時已經有不少人去唱流行歌了，她們打扮得妖嬈冶豔，賺的錢都比她多，樣子很是神氣！

其實要唱流行歌也不是很困難，秀潔有很好的歌喉，大家都公認的。但是，金發伯說：不行！餓死了也不能去唱流行歌！他說，一個學歌仔戲的人去唱流行歌，就像一個規矩的婦人家討了客兄一樣，那是無恥！

這些話是四五年前說的。

那時候歌仔戲突然急速的沒落下去，「玉山」的許多女演員紛紛求去，改行唱流行歌曲。有本事的就參加歌唱比賽，萬一得個名次就有前途，不過，這樣的人很少。有些人去歌廳酒店應徵做歌手，有些到酒家去「走唱」，有些跟賣藥郎中走江湖，甚至有人到私娼寮去賣。

「玉山」輝煌時期有演員三四十人，現今只剩得十一二個，加鑼鼓手雜務一千人等，合計不過二十上下。想當初天天有戲演，演職員依規定照着一定的時間作息，如今只得解散回家，自己再找營生的勾當，有生意，再集合起來；劇團也早已不再按月支付演員薪水及生活津貼，而是在每次演出之後，按約定的條件分紅，等於是打零工。

可憐的是，一年到頭根本演不上幾天戲，戲院裏老早就不再接受歌仔戲團了，只能在祭典拜

拜的節日裏，到各村鎮廟宇間演出。但是，這些地方每每都是布袋戲的天下，布袋戲人員少，費用輕，打殺砍斬，節奏明快，還有一部分人喜歡看。歌仔戲費用大，觀眾又少，生意淒慘。劇團裏的演員只得四處覓食，然而，可憐，大多數的人除了會演歌仔戲外，都無一技之長，日子很容易過。

秀潔四處找事，打零工，做店員，但都做不久長，別人知道她是唱歌仔戲的，都來取笑。又扯不下這個臉像其他人一樣唱流行歌曲或甚至去賣身。真是一言難盡！然而，在山窮水盡之餘，只能祈禱上蒼保佑，保佑金發伯說的話早日實現，希望大家早日反悔，都來喜愛歌仔戲！

「冤枉哪，母后，這包大人口口聲聲要鋤了兒臣，您可要替兒臣作主！」

「包卿！」

「臣在。」

翠鳳沙啞的聲音頗有「國太」的韻味，她說：「這打打殺殺的，到底爲了何事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金發伯的台詞有些顛三倒四，不過，大意還是不差，可以將就過去。演了四十幾年的歌仔

戲，早已變成一部「戲機器」了，就好比自來水一樣，開關一扭，台詞似水，唏哩嘩啦直瀉下來，一點都不費力；然而，如今金發伯却如此異常，更叫秀潔看出他情緒的不穩定，的確心不在舞台。在那夕陽餘暉閃耀之中，秀潔甚至可以看出厚重油彩背後那張老臉，以及老臉的倦怠神色！歲月不饒人啊！金發伯畢竟老邁了，她心裏想，不知他對歌仔戲的信心是否一如從前？

此時台前只剩五個觀眾，三老兩小，其中有個老的背對戲台，與另兩個蹲在那裏，不知說些什麼，好久都不曾回頭望台上一眼，兩個四五歲的小孩則繞圈圈在那裏玩得開心，時時把臉埋在大人的背後躲迷藏。

喜歡歌仔戲的人都不知哪裏去了！

包大人的台詞頗覺，他反反覆覆顛三倒四的說個不休，未等他說完，後台突然傳來吉仔尖銳的哭聲，那哭聲持續下去，頗為慘烈，阿旺嫂楞了一下，不安的挪動身體，金發伯好似沒有聽到一般，無動於衷的繼續演他的殘破的戲。

秦香蓮突然打斷包大人的陳述，朗聲說道：「啓稟大人，民婦先行告退！」

戲文裏沒有這一段。

金發伯吃了一驚，大聲問道：「妳講啥？」

秦香蓮不住的使眼色，再朗聲重複一次：「啓稟大人，民婦告退！」